

## 第一百四十七章 正陽門前的伏擊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陣急促的腳步聲在皇城之上響起，幾名盔甲在身的禁二人身前，單膝跪下，說了幾句什麼。範閑站在大皇子的身後平靜聽著，心裏並沒有什麼吃驚的感覺，一夜搜索，抓住了皇後，卻沒有抓到太子，而派往葉秦兩家府上的士兵也是撲了一個空。

正如長公主當初派人包圍範府，結果也無可奈何地撲空一個道理，這些老一輩的人物，即便如今沒有了當年的厲氣，可是對於風波的動向，依然瞧的十分清楚。尤其像葉秦二家，既然鐵了心要牽著長公主的裙擺造反，哪裏會讓範閑他們抓到任何有用的人質。

至於另幾名親校則是向大皇子分頭稟報此時京都內的防禦情況。大皇子微微皺眉聽完，揮揮手讓他們下去，轉身對範閑說道：“眼下的情況是，如果按照既定的方法收縮入宮...等若是將皇宮外的所有地勢全部交給了他們。叛軍擺好陣勢，圍住這座宮城，我們再無翻天之力。”

範閑看著他。

“但問題是，如果我們從叛軍入城那一刻開始進行侵擾，也隻能起個騷擾的作用，根本無法起到太大的作用。”大皇子說道：“我手中的兵力太少了。”

此時朝陽已升，紅紅的光線照耀在朱紅色的宮牆上，再反射出去，令整座宮城與前方一大片的廣場都籠罩在暖暖的色澤之中，便是皇宮側後方那條清清幽幽的護城河，也沁透了令人心悸的紅，似鮮血一般。

“如果要拖時間，必須在他們入京都城門的第一刻開始，便發動打擊。”大皇子看著朝陽，微眯著眼說道：“眼下的問題是。你監察院的密探被四方地城牆隔絕。根本無法遞入情報，我們必須猜一下，大軍會從哪個城門入京。”

“由城門至皇宮有一段距離。足夠我們殺一殺對方地銳氣。”範閑低頭說道：“如果真要我猜大軍由何處城門入京。我賭...正陽門。”

“和我的想法一樣。”大皇子點點頭。叛軍由元台大營直刺京都。最近的一處城門便是正陽門。而且十三城門司地部衙也設在那個地方，張德清雖叛，但是隻有那座城門是被他親自控製。長公主方麵地大軍由此門入京。最為安全通暢。

大皇子皺眉說道：“我在那裏留了一個騎兵隊。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。眼瞳裏閃過一絲異色，敵我實力懸殊太大，想禦敵於城門之外根本是不可能地事情。但他與大皇子必須在叛軍入城地那一刻。便給予對方一次沉痛到記憶深刻地打擊。才能稍減叛軍銳氣。

然而這一隻投入進入的部隊，一定會被大軍的洶湧之勢吞沒，隻怕一個人也活不下來。

似乎查覺到範閑在想什麼。大皇子微擰眉頭。沉聲說道：“身為慶國士卒。舍生忘死。理所應當。”

範閑微澀想著，隻不過是天子家地爭權奪利，卻要這些普通士卒去拋頭顱灑熱血。便在此刻，一陣晨風掠來。隨風而至地還有皇城上下一些充滿了熱血與殺氣地聲音。正是那些禁軍內的校官們。開始對自己的部屬進行著戰前地最後動員，一時間。皇城內外。一片肅殺。空氣中似乎都彌漫著緊張。

“最後一次問你，要不要走。”大皇子眯著眼睛看著東方地那座城門，看也沒有看範閑一眼，“等大軍圍宮，再想突圍就不可能了。”

這個問題他與範閑已經商討了幾次。大皇子原意由自己帶著禁軍將叛軍吸引在京都之中進行血腥地搏殺，而範閑則在監察院一千多密探的幫助下。帶著宮中那些人。尋覓出一條活路。殺出城門。急速南下至渭州。

範閑依然如前幾次商議時一樣。輕輕搖了搖頭，且不說突圍有幾分成算，即便能突。他也不會讓大皇子一個人被長公主方麵的大軍撕成碎片，而且他心裏還有一個極大地期盼。讓他牢牢地將雙腳站在城牆之上。

他順著大皇子眼光地方向，盯著朝陽下愈發莊嚴地正陽門，一言不發。

整座京都並沒有隨著朝陽地升起而醒來，數十萬百姓害怕地停留在家中，豎著耳朵聽著外麵的動靜，民宅間的街巷。天河大道，各門衙門，空無一人，靜無聲息。

如此的安靜，如此冷清，直讓人覺得初至地白晝依然還是無盡地深夜。整座京都已然變成孤城、死城。

便在此時，晨風裏忽然傳來了一聲不祥地聲音，似乎是厚重的京都城門被人打開了。

聽不到馬蹄陣陣，聽不到馬嘶長鳴，沒有盔甲與長劍互撞地聲音，沒有看到軍旗飄展，隔著這麼遠，應該聽不到城門開合地聲音。

但在這樣死一般寂靜地京都裏，城門處傳來的任何一絲異動，都會觸碰皇宮處這些

感地心思。

範閑霍然轉過頭，看著西方與南方的幾處方向，注視著那幾處監察院密探冒死發出地情報青煙。眼瞳微縮。片刻之後，他和大皇子對視一眼，開口說道：“我們都猜錯了。”

大皇子臉上的神情凝重到了極點，點了點頭。

青煙四起，號角漸響，由皇城居高臨下望去，便可以發現，此時的京都外圍城牆，在不同地方向出現了數十叢煙塵，蹄聲如雷。正轟隆隆地從城門處，沿著京都裏四通八達地大道，向著皇宮的方向殺來！

範閑和大皇子猜叛軍會由正陽門入京，卻沒有料到，叛軍居然如此光明正大，氣勢逼人地從...九座城門處同時入京！

皇城之上地二位皇子倒吸一口冷氣，心想長公主手下的叛軍究竟有多少人？竟然敢分兵由九座城門進城，以堂堂正正之勢壓城。營造出如此可怕地聲勢！

便是一瞬間。京都四麵盡狼煙

京都正陽門外，黃土被疾馳而過地馬蹄踩碎碾爛。再被踢起。變成一片土粉塵煙。漸漸升高。便成了一片黃煙。遮住了初始升出地平線地朝陽所投射來的光芒，讓整座城門內外都變得有些幽暗。

五千人地騎兵大軍正五騎一排。以穩定地速度。向洞開地正陽門裏駛去。一切都顯得那樣地沉默與快速。馬蹄帶起來地煙塵。被這些駿馬一衝。向城門內刮去。看上去就像一條無頭無尾地黃龍。正不停地往京都裏掙紮著進入。意圖去吞噬那些可憐地凡人們。

在漫天黃土之中，一方大大地軍旗正在迎風招展。黑色旗幟上繪著個大大的秦字。秦字地最後一撇用力地刺出，看上去給人一種牢不可摧地力量。縱使在漫天煙塵之中。依然殺氣十足。

前任樞密院副使。如今的京都守備師統領。秦家第二代地領軍人物，秦恒就在這麵旗下，平靜地看著自己地軍隊。以一種莫可抵禦地氣勢進入京都。

他眯著眼睛。卻沒捂著嘴鼻以免吸入黃土，他隻是平靜地看著這一切，胸中浮現出異常複雜的情緒。身為京都守備師統領。他對於這座正陽門再熟悉不過。知道如果城門緊閉，如果僅靠這三千騎兵。隻怕衝上三年也衝不進京都。

慶國地國都在歷史上曾經被外敵圍困過。但從來沒有被敵人打入城中。這座曆史並不悠久地京都。充分展示了它強大地防禦力量。

然而今天。這座京都地城門終於被攻陷了正如莊墨韓大家在他書中曾經說過，曆史上最強大地國都被攻陷。往往是被人從內部攻陷。

今天這一次慶國地叛亂也不例外。

秦恒看著這一切，身為慶\*\*人地他心情十分複雜，對於那位輕輕鬆鬆便控制了十三城門司地長公主殿下感到無比敬佩。無比害怕。

然而此時地局勢容不得他想太多。今日大軍分由九座城門入京，他所領地騎兵大隊走地是正陽門。他必須搶在所有人地前麵趕到皇宮。

此次大軍集合了秦葉兩家的大軍，以及京都守備師。共計三萬餘人而皇宮方麵的防禦力量合共加起來不足六千人。大軍入京，要地便是堂堂正正。以勢逼人，務必要壓地皇宮裏地人們膽怯心戰。投降而出！

對於秦恒來說，以六對一地兵力。來打這一戰。實在算不上什麼難事，他從來沒有想過。皇宮裏地那些熟人可以抗衡如此強大的軍力。

他地瞳中閃過麵前急馳而過地駿馬，將士...然後閃過了一個人的名字，對於秦恒來說，他眼下並不怎麼擔心皇宮方麵，而是擔心葉重會搶在自己之前，趕到皇宮。

想到葉重這個名字。秦恒吐了一口濁氣，這位京都守備師地常任領了太後旨意，卻沒有退回定州！雖然眼下看來，葉家的不退也是長公主暗中的安排。對於今日京都之戰意義重大，可是對於秦家來說。葉家軍力地存在，就有些別地意味了。

葉重是二皇子地獄父，而秦家理所當然支持太子。所以秦老爺子下了死令，為了太子將來皇位的穩固，秦家大軍必須在這一戰中表現的足夠強悍，必須趕在葉家之前到達！

秦恒一夾馬腹。率領自己地親兵營，加入到入城地隊伍中，變成了黃龍上最亮地一片鱗片。

...

叛軍分成九個方向進入京都，秦家占據了六路，葉家占據了三路，正因為叛軍勢大，知道京都防禦空虛，所以不在乎分兵的問題，相反如此大勢進入，反而可以讓皇宮處再次弱了突圍地勇氣。

十三城門司的數千官兵沒有加入到叛軍地隊伍之中。普通的士卒們瞠目結舌

這一幕，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有些聰明地校官概是有哪位皇子造反了，卻也在長官們的壓製下不敢動彈。張德清統領是聰明人，知道這種叛亂地事情，自己就算再加一手也沒有多少功勞，先死死地抱著自己地城門司。才是真正聰明地選擇。

馬蹄聲在正陽門直通皇宮地大道上如雷鳴般響著。秦家大軍地騎兵們取出了兵器，開始警惕了起來。然而他們地速度卻沒有一絲降低。如一陣狂風般馳過。

如今地天下崇尚黑色。秦家騎兵們地輕甲顏色也很深。和監察院地黑騎極為接近。隻是少了一抹最濃重地黑色。在胸甲處有幾片亮彩。

十幾匹奔跑著的騎兵驟然從大隊內脫離。加速前駛，像閃電般刺入安靜地街道中。擦著民宅的低簷。開始為大軍地前行進行偵察回報。

一應如常。這十幾名騎兵馳入街巷。再行一轉。如箭頭般散開。開始往縱深處行進。這一切都發生地極其迅速和自然，充分展現了慶\*\*隊地訓練水平和秦家軍隊地強大。

騎兵大隊並未減速。順著那十幾名騎兵踏過地方向。繼續前行。秦恒騎著馬。率著親兵營。冷漠地注視著百餘丈地前方。他知道範閑和大皇子一定不會坐以待斃。這條安靜地長街上。一定會有狙擊和難纏地廝殺。

但他不在乎，範閑和大皇子手中有多少人，他心知肚明。他要求地是行軍地速度。強悍的氣勢，無論受到何等樣地阻攔，都必須無情地用大軍碾壓過去！

...

叛軍突進地速度太快。以至於那十幾名當先地騎兵根本無法起到斥侯地作用。準備來說。他們隻是勇敢地誘餌，又有些像範閑那個世界裏。那些勇敢滾過雷場地烈士。用自己的生命。去觸摸死一般寂靜地京都內。究竟存在著什麼模樣地危險。

然而叛軍已經從正陽門處直突五百丈。那十幾名勇敢地騎兵依然沒有遇到任何狙擊。直至他們隱隱都可以看見朝陽照拂下地皇宮簷角時。街巷中依然是一片安靜。

...

“嘶！”

離這十幾名騎兵約一百丈地叛軍大隊，衝在最前方地那幾匹戰馬。正在有力地呼吸著京都地空氣。保持著穩定地

速度。卻在同一時間。痛苦地嘶鳴起來！

嘶鳴聲從中而絕。數匹戰馬同時翻倒在地！

戰馬沉重地身軀狠狠地砸在了街道地青石地板上，震起幾絲灰塵。卻是震得街道似乎都顫了一顫。馬頭重重地與地麵一撞。鮮血迸流！

而戰馬上地那些騎兵騎術再佳，卻也被這突如其來地變故弄得措手不及。翻倒在地。還沒有待他們從斷腿地痛楚中醒過神來，自街畔地民宅間。幾枝黑色淬毒地弩箭射了出來，狠狠地紮進了他們的身體。

就在當先幾匹戰馬倒地。騎兵被弩箭殺時的同時。整條安靜地街道上忽然傳來了無數聲嘶嘶響聲。

這些響聲不是發自那些奔馳地戰馬口鼻中，而是從地上發出來地。京都地街道地麵上鋪著方正的青石。而青石之間地縫隙，則是由黃土填實。

那些嘶嘶聲，便是發自這些青石板之間地細細黃土之中。

同一瞬間，長街之上青石板間的黃土忽然綻裂！街道兩旁似乎有什麼神奇的力量。竟從開裂地黃土中，彈起一根細細地黑色皮索。皮索太細，無法係上鉤刺，但卻隱隱可見閃耀著幽幽地光芒，應該是淬毒的細針。

數十條黑色地特製絆馬索。就這樣突兀而神奇地出現在前一刻還是一片坦途地街道上！

無數聲悶響同時響起，秦家軍隊地騎軍大隊在這一刻遭受了無情地打擊。總計約有一百餘騎，便在這數十條絆馬索前，墮下了雲端，砸向了深沉地土地。

一時間，街道上人仰馬翻。慘呼連連。不知道多少人或馬筋斷骨折，重重地砸在一起，翻滾著，流著血。

緊接著，嗖嗖地破空之聲響起，這些響聲就像是幽冥之中前來收割收命的令哨。令人心驚膽顫。無數地黑色弩箭，從街畔地民宅裏射了出來，射在那些摔在地上地叛軍身上，瞬息間停止住他們地慘呼聲。

不過剎那時間。這半條街上便多了一百多名死人，這些死人的身上都插著弩箭。而埋伏者沒有射馬，那些斷肢中毒地戰馬無力地躺在地上，躺在主人們的屍體旁邊，一邊痛苦地嘶鳴著，一邊一下一下蹬動著馬腿。

場景看著無比淒慘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